三亚的水边

——诗集《秋天的水边》代序

□ 卢晓天

夕光铺满水面,归鸟掠过林梢,一叶归帆犁开涟漪,而我独佇水岸,长发当风。

这是我给自己绘出的画像,也是我设定的场景。我总将这些装进现实的、心灵的画框。

本人一直以为,自己喜欢水,是一场宿命。出生于水乡,成长于水乡,水与我,我与水,早已水乳交融,不可须臾离。于是,写水,在水边状物抒情,已经成为潜意识里的行为习惯,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本能,不可避免,也无法抗拒。

又来三亚,多水。去年的今天,我在三亚完成了《春天的水边》诗集的整理,已出版面世;时过一年,我又在三亚开始了《秋天的水边》诗歌编辑。巧了,自然也就有些感慨。

冬天的三亚,与去年一样,依然是春天般的温暖。三角梅火红,椰叶榕丝,万般柔情地,依偎着海韵……而我在这个春天的氛围里,居然比去年同期,多了些秋天的沉思。

就算是静水流深吧。

是为序。

初冬,五指山的夜晚

(外一章)

□ 曾 洁

五指山。初冬的夜晚,风吹红了一树花开。云消了,唯有丝丝缕缕的浮云当空飘着。雾淡了,薄纱般轻笼着黝黑的群山。

翡翠山城静好。没了都市白天车辆的喧哗,唯有虫的呢喃和蛙的鸣叫。

这些大自然的歌者,自谱着曲子,自创着歌词。或轻声独唱;或群起合歌,自娱自乐。偶尔,不知道名字的小鸟也会清唱两句,让人的心无比纯净。

萤火虫也恰时赶来凑热闹,幽幽的绿色灯盏由远及近;由近及远地飞着,漫舞着,惊艳了我的眼眸。

适时搬来张椅子坐在阳台边。点上了用艾草拧成的蚊香,随着缕缕的蓝烟飘散,清香的艾香盈满四周。脚轻轻地摇着、晃着,眼睛开始朦胧。

忽然,眼前一亮,原来是月亮从浮云中钻出。

皎皎月辉倾泻而下,周围黑暗的山城一下子清亮起来,朦胧的轻雾在月光中扶摇而上。

想起了朱自清的话,"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;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虽然是满月,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,所以不能朗照;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——酣眠固不可少,小睡也别有风味的。"

今晚,的确是这样的月亮,我且也受用一次。夜风微冷,将梅树的花香和着轻雾,和着月光盈入心怀。轻闻一下,仿佛将一轮清月吸入肺腑。

这一夜,似乎直上天阙,横卧桂树之下。吴刚把盏,嫦娥舞袖,做一回仙女子。此时,让"惟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"的东坡居士也艳羡不已。

未必忧虑明日的奔忙,且行放下。伴月香睡到天亮,唤醒东方黎明,不亦乐乎。

那一缕炊烟

云烟往事,岁月如歌。一个转身,夏成了故事,一个回眸,秋成了风景。

微风不燥,阳光正好,赴一场冬日暖阳的相约。

时光洒在季节的角落,暗香浮动。每一程山水,都是风景。

携一颗云水初心,行走在明媚的阳光下,看人海苍茫,听海潮起潮落。

垂杨紫陌,芳草碧连天。

饮尽山川的灵气。感触豪放的天宇。

初冬的酒,是浓浓的殷红。

红了五指山的枫林,醉了故乡的雨巷。

游子的脚步,停泊在雁飞的天空下。

故乡呵,用多少的祈望才与你重逢。思念有多深,情有多长。

想起儿时母亲在墙壁上挂满一串串萝卜。镰刀收起稻谷,把一年的汗水和喜悦,收入粮仓。

春还在路上,爬在篱笆上牵牛花不言不语,不躁动,只是在倾听。

采集花儿的花瓣。每一朵都藏着故乡情。积淀成一座心诚。

远处那一缕炊烟,是长长的乡愁,是我心中纯净的莲花。亦是我童话般一个飞翔的风筝。

小启

本版邮箱

lijiaxuan66@163.com

请作者在稿件后附上开户行名称、开户人姓名、银行卡号,身份证号,以便做稿酬。

■臻品散文

远去的年味

□ 吴 松

过年是每家每户在一年中最为重大的事儿,辛辛苦苦忙乎了一年就是为了过个好年,祈愿来年有好兆头好年景。

那是很久远的事了。

随着"窜天猴"一声"啪喇",我知道年关近了。城镇乡村,空气里飘着淡淡的年味儿。大搞卫生是迎年的首要工作,家家户户都忙着清理污物,不留死角地洗刷一遍,直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。接下来就是洗涤被褥了。当时没有洗衣机,搓衣洗被全靠人工。于是,把用了一年的蚊帐被套全置在一个大水缸里,添入老姜片肥皂片,再倒入几大锅开水,让其浸泡一个时辰再冲洗甩干,等晾干后被褥蚊帐就像新的一样了。年画也不能少,年画可以增添节日的气氛。为让家里贴上年画,更有年味儿,我可是煞费苦心,早在二三个月前就四处出击,寻找废铜烂铁、废电线、牙膏皮,只要能卖钱的通通拿下,等捡到一定的数量再卖给收购站的老黄伯。买年画的钱有了,心里一阵欢喜,蹦跶着跑到商店里买年画去了。门神当然是贴在大门上的,说是可以避邪,客厅里凡有空白的地方都贴上年画,站在客厅中央,环视着自己用辛苦钱换来的一幅幅美景,脸上荡漾着开心的笑容。京果是必须的,过年有客人拜年必须得奉上一大碟京果,宾主可以边聊天边享用。母亲对这事儿也是上心,先把糯米浸泡晾干再磨成米粉,再把米粉用水揉和成面块,又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有筷子粗一节指长的面条,然后起灶旺火煮开半锅猪油,再把糯米条儿放入沸腾的油锅里,不一会,那些糯米条儿随着"嗞嗞"声变得金黄金黄的,香气四溢,让人看着直咽口水。待京果消去热气再置入一个大大的硫璃瓶中,留着过年享用。猪肉当仁不让是过年至高无上的食物。那时,食品实行供给制,过年每个居民只有半斤猪肉的肉票,真打不了牙祭。这时候,父亲手中的"特权"得到充分的发挥。他是中学校长,周边部队、农场有七八个,其子女都来中学读书。凭着这层关系,父亲开始了"访问"之旅。当时的部队、农场都养猪,年前都会大开杀戒,猪肉供应比地方好多了。父亲到来,部队、农场领导非常大方,条子一开就是三斤五斤,价格也是按照地方食品站的每斤七毛七。一圈下来,父亲骑着的那辆破旧的二十八寸"红棉"单车挂着约摸几十斤的猪肉晃悠悠地满面春光地回来了。母亲把过年所需的猪肉留出后,把剩余的肉全都切成条状儿,置于大盆里,加入盐、香料、南乳、五角、陈皮、酱油等配料腌制,等过了一个时辰再挂在铁丝上晾,待水汁溜干后再置于土缸里密封。等过了年初三,过年的肉吃完后,每顿做菜时就从缸里拿出一两条肉条来,切片后用芹菜茎爆炒,顿时香味四溢。这些腌肉一直吃过元宵,我们每天都沉浸在年味里。

街上热闹起来,年味儿浓了,马路两旁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人们的脸上都写满了笑容,特别灿烂,仿佛集合了一年的笑都在这一刻绽放。地摊上摆着各种年画、对联,人们精挑细选,唯恐有个污点;有的人手里只是提着二三斤的猪肉,可是从脸上到心里都乐开了花,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百货公司、供销社门口搭起了一个个帐篷,架子上摆放着积压的物品,有各种生活用品和农具。帐篷两头拉起了长长的红幅条儿,上面写着"xx春节商品交流会",帐篷上面插着各种颜色的旗子,飘扬着浓浓的新春气息。由于商品是打折处理的,所以价格很便宜,购买者也多,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抢购。

串串鞭炮在空中炸响,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,年味儿愈加浓了。家家户户揭去旧联贴上新联,杀鸡宰鸭,琼菜粤菜,荤菜素菜,煮炒煎炖,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让年披上了浓重的色彩!

母亲有一句话,很有趣。她说没有木瓜粉丝炖猪脚的年不算过年。因此,我家年三十必须有这道菜:木瓜粉丝炖猪脚。揭开锅,那个香呀只有过年才能体验到的,那是刻骨铭心的香!

随着那锅木瓜粉丝炖猪脚的盖头打开——洋溢着欢心笑语一年中最为期待的时辰一一年,到了!

而如今的春节,天空碧蓝,没有一丝硝烟味,晚上零时正点,再也听不到以前震耳欲聋的开年炮声,夜空少了璀璨的烟花,街头巷尾也没有孩子们追逐着放"窜天猴"的热闹,大街小巷少见人影,变得异常的冷清。一大家子人吃完年夜饭就各回各家,年味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销声匿迹了。

也许,新时代人的观念变了,环保意识大幅提升,对年味也有了新的理解。同时当今物质丰富,人们生活水平提高,天天如过年,从这个角度去审视,就不难理解现今的年味为何簿了淡了。这应该是人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吧!

忙忙碌碌热热闹闹的年味已经远去,只留在记忆里。

大红灯笼高高挂(摄 影) 李 陶

腊月里的老街

□ 李 晓

腊月里清晨的薄雾,在老街漫开,雾呈乳白色,如老街陈大爷清早起来喝的豆浆颜色。

陈大爷是老街早起的人,喝了一碗自家的石磨豆浆,到对面店铺里买来第一锅油条就着自家石磨豆浆吃下。陈大爷今年74岁,在老街开的理发铺子有50多年了,陈大爷是岳父带出来的徒弟。那年,91岁的老岳父咽气前,陈大爷半跪在床前,帮老岳父刮了最后一次胡子后,老岳父驾仙鹤而去。

陈大爷的理发铺子被本地媒体报道过多次,报上称他的铺子为"良心理发店",因为大爷的理发铺至今5元钱还可理一次发,和盐巴一样,是老老实实的价格。

腊月的这天早晨,陈大爷喝完豆浆后打开门,迎来的第一个顾客是老街王大哥抱着孙子来理胎发,刚满月的这个乳名叫"顺福"的娃娃,睁开黑亮眼瞳望着陈大爷,柔软的胎发,飘落到理发凳下。凡是老街出生的娃,到陈大爷的理发店理胎发都是免费的,这还是陈大爷的老岳父在世时立下的规矩。老岳父说过一句话,老街添人进口,是老街人的喜事啊。

腊月来了,我漫步在烟火袅袅气的静谧老街,如乘上了一艘老客船,穿流到古铜色的旧时光里去了。正是冬阳天,光影中,老街的房子似乎处处都在均匀呼吸着,它徐徐吐出的气流,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。

我来到了那座横卧河流的沧桑百年老桥,它静静伫立。那年夏天,一场特大洪水肆无忌惮地漫过了老桥,老桥的身子巍然耸立,但几处桥墩被冲毁了。洪水退去,老街的居民们在河流下游沿线找啊找,有人还喊出了声,像是在找自己失散的孩子。石头也有灵性。那些还躺在河床里的石礅,绝大多数都一块一块给找了回来,等着匠人们的手再把它们慢慢地安放在老桥母亲的双肩上。那些石礅可是老桥身上的肉啊,少了一块,在老街人心里,都是割了心头肉的痛楚。老桥,是老街人心里的老祖宗。

老桥上,66岁的万大哥正在桥上演奏萨克斯,是一曲《光阴的故事》,如泣如诉的乐声回荡在老街,一群老街居民站在桥头屏神聆听。我认识老街居民们亲热称呼的万老师,他在部队时就在文工团干过,转业以后成立了自己的文艺演出队,在乡间为办红白事的人家演出。

10多年前,万老师把演出队从40多公里以外的小镇搬到了老街,他也在老街居住了下来。万老师住的那房子旁,有一棵遒劲根须爬满老墙的黄葛树,远远望去,根须漫漫的黄葛树如一个凌空欲舞的浮雕。万老师演出之余,就是在这黄葛树下,或者老桥上演奏萨克斯。乐声悠扬,也成了老街人心里婉转的时钟,要是几天没听见万老师演奏萨克斯,或是没站在桥上练嗓子了,老街人心里就有一点慌,开始不约而同打听,万老师,您去哪儿了?

在老街,与万老师家墙挨墙的黄师傅,他在老街摆铺子修钟表、画人像,到今年已有38年时光。我爷爷生前没留下过一张照片,那年有一天,我父亲去了黄师傅店铺,由父亲口述爷爷生前容貌,一周过后,父亲去黄师傅那里拿画像,一看见画框里爷爷的画像,我父亲顿时就哭了:"太像了,太像了!"而今,父亲远行到了另一个世界,家里还一直供奉着爷爷胡须掩喉的画像。一到腊月,被老街人亲热唤作的"幸孃孃"就匆匆忙忙去市场买回祭品放在供奉我爷爷画像的案前,"幸孃孃"是我那喜欢半夜起床数钱的妈。我去黄师傅的店铺时,他正戴着放大镜给老街一个居民修手表。黄师傅告诉我,他在腊月里还要为9户预约的老街居民家画像。

在老街巷子里,我遇见了沿街巡逻的樊大哥,他就是那年洪水过后带头给顽强的老桥鞠躬致敬的老街人,其实我本应叫他樊叔的,是他自己帮我纠正了,说就叫老樊或樊大哥。樊大哥是社区小组长和一个楼栋的楼长,他刚从老街一家炉火熊熊锤声叮当的铁匠铺子里检查防火安全回来。在腊月里,69岁的樊大哥按照社区的工作安排,主要就是检查春节前的安全工作。樊大哥随身带一个收水电费的小本子,一家一户一店一铺的情况都记得明明白白。樊大哥是老街供销社退休职工,儿子一次次恳请父亲搬到新城的家一同居住,都被老樊夫妇拒绝了。老樊说,我走了,老街交给谁来照看,谁来看管,我不放心。这些年的除夕夜,樊大哥是老巷子里最后的夜行者,沿街沿巷巡逻的他,也是老街除夕夜里一个温暖的身影。

从老街回到繁华新城,我完成了一次时光的穿越。站在家里阳台,还可以望见老街昏黄的灯火亮起,在它的烟火滚滚里,我觉得如守在一个老炉子前,祥和而温暖。

词五首

□ 陈松

满江红·乡村产业振兴

产业兴村,生机盎,蓬勃掀起。新擘画,广开财路,称心如意。牛耦田园加速器,春回大地及时雨。农野阔,沃土任耕犁,芳香溢。

补短板,挥巨臂。融特色,添活力。创辉煌业绩,颂歌一曲。全面小康年景好,共同富裕风光丽。幸福花,绽放在乡间,丰姿逸。

满江红·乡村人才振兴

引进人才,择良将,乡村落户。兴大业,尽心竭力,为民服务。礼士亲贤云栋宽,培元固本芳魂铸。战鼓擂,骏骥奋蹄急,无他顾。

前景美,花锦簇。宏愿伟,丹心谱。满园春色秀,艳红香馥。海阔凭鱼深水跃,天高任鸟苍穹舞。鲲鹏展,九万里翱翔,风休住。

满江红·乡村文化振兴

文化兴村,新面貌,天翻地覆。春万里,九州生瑞,锦团花簇。月异日新乡土恋,风清气正甘霖沐。奔小康,越走越宽平,金光路。

幸福感,情溢露。追梦想,竿头步。古今相融会,把辉煌铸。史迹非遗原味逸,村歌社鼓丰姿舞。农家乐,户纳四方财,民殷富。

满江红·乡村生态振兴

鸟语花香,蛙声叫,小河清澈。田野沃,稻菽翻浪,满坡瓜果。椰树槟榔油墨染,红墙碧瓦楼房落。鸡鸭鹅,曲项向天歌,农家乐。

村容整, 街路阔。民富裕,甜如蔗。创一流环境,景观奇特。绿水长流云气绕,青山不老金银烁。生态美,乡镇展新颜,斑澜色。

满江红·乡村组织振兴

堡垒坚强,先锋队,组织体系。忠使命,为民服务,助推经济。唱响凝心协奏曲,发挥聚力粘合剂。压舱石,固理想之舟,乘风去。

桃花艳,杨柳绿。山水秀,空天碧。绘蓝图锦绣,振兴乡里。喜气盈门迎瑞彩,和风入户生春意。领头雁,展翅上苍穹,冲云际。

金缕曲·观西岛女子民兵连纪念馆感赋

□ 林志坚

姐妹群英谱。恰凝眸,辉煌史馆,世人垂顾。戍守天涯酬壮志,伟业从兹陶铸。巡海防、军民互助。一炮闻名惊华夏,献衷肠血沃家园土。甘汁乳、滴如母。

海霞雕像门前矗。立丰碑,英姿飒爽,建功无数。六十风云乾坤变,留得芳名千古。继百载、初心如故。南海连涛风涌起,勇创新又走长征路。圆宿梦,国民富!

别让年味儿变淡

□ 夏学军

昨日的一场大雪,纷纷扬扬,极美!朋友圈里,昨日晒雪景,今日晒年景,家家都在忙年,我自然也在张罗一桌年夜饭。

作为一名职场女性,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同时,忙碌中也许会怠慢平常日子里的饮食,但绝不会怠慢这寓意深厚的年夜饭。

小的时候,因物质匮乏,年前的采买是一个家庭的"大动静"。年前的每一次大集,父母都早早起身,拉上手推车,去五里地之外采买年货。年货都是紧俏品,鸡鸭鱼肉早早买回来,没有冰箱也不怕,东北的冬天,室外就是一个天然大冰柜;米面油备得足足的,招待亲朋好友的酒,定要买最好的;当然也忘不了给我们兄妹几个买各种水果、干果,花生、瓜子、酥糖;还有最期盼的新衣服和花样繁多的鞭炮;年画买几张,一屋贴一张增添喜气,写对联、剪窗花的红纸多买些,因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,总有邻居来求字。年的气氛,从采买就开始了,无形之中拉长了"年","胃口"被吊得足足的,孩子们天天盼年。

这些经年往事,现在回忆起来,仍然觉得过年的气氛真是热火朝天。这些经历也对我影响至深,成家立业之后,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来过年。如今儿子都上大学了,日子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,身边总有朋友劝我,不必采买那么多年货,超市过年也不停业,随吃随买,方便极了。可是我还是愿意在年前,列出菜单,一趟趟去市场、超市采购年货。虽然不必给儿子换新衣服,但是每年一套新内衣是必备的,床单、被罩也是要换新的,小零食也要备得足足的,城里禁放鞭炮,就把红灯笼高高挂起来。

朋友在一起聊天,当话题扯到春节上时,很多人是"烦"的,也有很多人把年夜饭安排到酒楼。其实我能理解,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爱张罗年夜饭,但是当我们说"年味儿越来越淡"的时候,是否想过,如果连一顿像样一点的年夜饭都懒得弄,家,何来的凝聚力?年味儿何在?

平时我们总爱说"生活需要仪式感",而春节,是最应该有仪式感的日子。结婚需要婚礼,生日需要烛光,迎来送往时需要欢聚一堂,仪式感,是会让平凡日子发光的魔法,是让凡俗的日子不再模糊,让那么多庸常的时光变得有滋有味。

虽然过年会很劳累,但我愿意留给孩子一个个有"家的味道"的年,串联在他的生命中,将来都是满满的回忆。

就像母亲那样,在我小的时候,即使日子清苦,也费尽心思让我们觉得有幸福感,我也的确非常自豪地觉得:我家比别人家富裕、幸福、和睦——有时候仪式感不仅仅是生活里的小情趣,也是一种强大而积极的心理暗示。

所以,春节时分,把仪式感发挥到极致吧,就是在这些看似无用的折腾里,生活才更有滋味,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无限期许。